

王夫之
主編

黎明小叢書

黎明書局出版

三十六鴛鴦

呂曼雲女士選註





枚： 1

售價：0.10

三十六鴛鴦

——國風的戀詩——

呂曼雲女士選撰

版
明
黎
書
局
明
有
權

1933, 3, 初版
1—2000本

實價三角

黎明小叢書：

三十六鴛鴦

選註者 呂曼雲

出版者 黎明書局

發行者 徐毓源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
黎明書局

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

應序

「中國學問是無盡藏的寶藏。」現在的人，是個個這樣的說着喊着。既是寶藏，就應該努力於新的發現，現在的人，却不是個個這樣的做着。其實呢，現在研究中國學問的，也不算少了，但是所用的方法，總犯有三種痼病：其一，太注重於考據，所以就拿文學來講，至多不過多了幾頁某某人的年譜，多了幾種從前人所謂雜書的考證而已。其二，太偏重於主觀，就是喜歡以現代眼光來觀察。所以不論什麼都變成現在的什麼白話文學，或社會主義，什麼主義，或什麼觀。天地良心，古人雖然在嘴裏說着文以載道的話，但是事實上拿

文學來宣傳主義，是絕少見的。不比歐洲文學，在當時就有背景，就有一種傾向，在當時就帶有政治色彩。所以我們至多祇可以說古人之作，暗合現有的主義，却不亂認祖宗，以為光耀。因為中國文學，自從漢武帝提倡詞賦之後，本來就是國家使人民創造之技能，用於自然現象方面而不用於社會現象方面的工具。所以文學家對於政治，對於社會，差不多是去之若浼。因此中國文學中，很少火血般熱烈的作品，而詞藻方面，逃不出自然界——風花雪月——的範圍。文學家的生活，也是以隱逸為高，視城市爵祿如敝屣。所以我們如拿現代眼光去觀察，直等於皂隸裁縫的手段。其三，只注意於表面。譬如某人多做了幾首關於酒的詩，甚而至於不過多做了幾句酒的句子，多用了幾

次酒的字面，便說此人是好酒貪杯。或是文學家本來都是嗜酒若命的一類的話。若然多做一些山林或戰爭的詩，就硬說他是山林派，戰爭派。其實一個文學家的作品，流傳於世的，不過幾分之幾，而流傳於後世的，又是分數中的幾分之幾。我們如何可以在幾分之幾的幾分之幾中，尋出一個大多數，而說這是全部份的大多數呢？有了這三種原因，所以新的發現很少很少。而中國學問，如文學之類，便有了這些人注意發掘着，並不能有所發現，而給與人們以清晰的收穫。使人們看到之後，確實可以從他的研究上，深切了解原作的真意。所以在翻閱呂曼雲女士這本國風的戀詩後，不能不認爲是有價值的著作。

詩經在文學上的地位，不必我再來喋喋。但是雖然如此膾炙人口，而其中難懂的地方之多，恐怕也不亞於愛好這書的人數。歸納起來講，有兩種：第一是用物。第二是作語。這兩個名詞是我杜撰的，請恕我的不學，而看我以下的解釋：

所謂用物，就是譬如關雎一詩裏的「關雎」和谷風一詩裏的「谷風」。我們常常要懷疑爲什麼要用「關雎」谷風？便是朱子說了是託物起興，而此物與下面的興，究有若何關係？又譬如江有汜一詩裏的「江有汜」，江有渚「江有渚」，和山有扶蘇一詩裏的「山有扶蘇」，隰有荷華「山有橋松」，隰有遊龍「我們又要懷疑於爲什麼要用汜，渚，汜，扶蘇，荷華，遊龍？同是

一樣的句法，每句在全詩裏的作用，和地位，如何不同？與別詩裏的作用和地位，又如何不同？在此種地方，作者都在他的譯解兩段裏，很清楚的告訴我們。關雎在河之洲，是得所。與下面兩句的關係，是比喻。和俗語說「啞子吃黃蓮」，「船頭上跑馬」一樣的作用。那聽話的人所遭的有苦說不出的事，或走頭無路的事，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。江有汜有渚有沚，仍舊是比喻。而山有扶蘇，橋有松，隔有荷華，遊龍，是點明地方。像這一類的講解，的確指示人們對於詩經，有一個明白的認識。猶其是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」兩句，作者說，因為是車中一剎那間的遇值，所以說顏如木槿花，因木槿花是在短時間裏開謝的。這樣解釋舜華，真可以使我們破除爲什麼不用桃華李華的疑團。

所謂作語，就是指「說話如何說的。」我想這句話，一定會有人嗤笑。但是我現在要提出兩句疑問。第一，是話要看對什麼人說的？第二，是說話裏面的轉折。此種轉折，有明有暗，明的轉折，人人可懂，暗的轉折，非要對於語氣——不知現在文學家注意此否？——有充分的研究，不能尋出裏面的線索。關於第一種，譬如狡童一詩中，用彼我子三個代名詞。「我」自然很容易知道，到底「彼」是那一個？「子」又是那一個？又如鷓鴣一詩裏，到底那幾句是男子說的那幾句？是女子說的？在此種地方，作者告訴我們：狡童一詩裏，「彼狡童兮，不與我好兮」是女子對大眾說的。「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」是女子對狡童說的。鷓鴣一詩裏，男女對話，也分得很清楚。後來的古詩十九首，就差不

多都是這樣的做法，恐怕研究白話詩的大人先生們，未曾注意罷！關於第二種：譬如行露谷風兩詩，作者都在譯筆裏面，把原詩言語內暗的轉折，補得清清楚楚，只可惜我不能在序裏直抄罷了！

即此兩種，我不能不承認作者的新發現。以及此發現所給與看讀詩經的人們的便利。至於譯筆的輕盈流利，與原文吻合，猶其不是時下英文式或日本式的中國語體文所能及的境界。在此我發現了我們中華民國的語體！中華民族的語體！

二十一年夏，應功九序於上海

自序

讀完女四書之後，老年的父親，就教我讀詩經。那時我還很小，只覺得國風讀起來順口，又容易記得，不似小雅大雅的那樣信屈教牙，所以喜歡讀。讀只管讀，講到了解，可就不成了。後來一年一年的過去，偶爾翻出來看看，或在師友處東鱗西爪的聽他們談論，就漸漸的理會得來。直到現在，我漸漸的注意到這裏面有許多的戀愛故事。同時我又奇怪，從前的人，對這些戀愛故事，爲什麼總是不肯直說明白，一定要說得非常冠冕堂皇。原來他們用這些詩來教育他們的子弟，所以對於詩的意義，不惜加以附會。而現在的人，有的雖

然已找着這些，但是對於詩中的事實，又大概因爲自己技藝方面研究的幼稚，仍舊有誤解。所以這些有趣味的戀愛故事，永遠的埋在古塚裏。現在我將牠發掘出來，照着牠原來的意義，譯解出來，並不敢說一定不錯，只不過是拿來公諸同好。說得熟套一點，就是還得請海內明達，加以指教！現在還有幾句話，要交代明白。

詩經裏最難懂的，便是六義。而六義之中，風雅頌還在其次，興賦比簡直是打不清的官司。我以爲興賦的分別，是完全在言語的性質不同。言語的性質，可分兩種：第一種，是心中之意。第二種，是口中之言。凡人無論對於什麼事，只可採用這兩種言語。譬如我們要吃茶，心中想的是我口渴得難過，最好有

一杯茶水喝，嘴裏說的却是我要吃茶。兩者因爲性質不同，所以方式也就完全相異了。雖然有的時候，方式可以符合，而性質絕對不能相同的。詩經裏的興賦，就是心中之意與口中之言的不同。

興 心中之意

賦 口中之言

譬如關雎一首中的第二章第三章，決不是嘴裏所講。擊鼓其鏜一首，決不是心中所想。

興與比的分別，是完全在取意的不同。前人對於興比的辯解，總不十分清楚。因爲興是從他物講到此物，比也是從他物講到此物。我以爲興的兩物

的意義，是整個的相等。比的兩物的意義，不過是其中的一部份相等。至於性質呢？比和賦一樣的是口中之言。不過賦說一事，比說兩事。譬如

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」是匹配得所。

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」也是匹配得所。

兩事的意義，完全吻合，譬如

「終斯羽，詵詵兮，」是多。

「爾子孫振振兮，」也是多。

兩事的意義相同，只這「多」的一點。換句話說，這兩件事，還各有其他意義在內。兩事各有其不同的意義在內。只有這「多」的意義，是兩者共有的。所以總

結一句，興的兩事，是整個相等。比的兩事，不過有一部份的相同而已。所以興裏面，不必詩人在兩事之間，加「宜」這一類的字。因為意義完全吻合，個個人可以懂得的。比裏面一定需要詩人加「宜」這一類的字來說明，然後看的人，纔知道兩事之間，有「多」這一點意義的相同。這也是因為言語的取義和性質的不同，而使得方式各別的。

再說到風雅頌裏面的風，從前人說國風是民俗歌，謠之詩，這民俗歌謠是受在上者的感化而成，再以之去感化其他的人。表面上雖然是這樣說，但是在實際上講，並不如此。這完全因為從前的政治家，搜集了民間一切風俗習慣——就是民情——來作他們政治上的參考；從前的教育家，保守着古

代的典籍，來作他們課程上的材料；所以從前總是這樣說，絕沒有人說國風裏有許多動人的戀詩，也沒有人注意到那裏面的戀詩不戀詩。總是說：「關雎，后妃之德也。二鷄鳴，后妃之德也。」縱有人說是戀詩，也沒有人說出是何等樣的戀詩？但是我並不是說從前的人是欺騙我們。試想國風是民俗歌謠，是打從民間搜集來的，是拿來作參考，以便政治家施行合乎民情的政治的；所搜集的材料，自然包羅萬象，那戀愛的故事，自然在被搜集之中，這是無可疑義的。但是爲什麼從前的人不說是戀愛故事呢？因爲他們觀察的立足點，與我們不同，正好比我們拿新聞當小說看，政治家拿新聞來做行政的憑藉看是一樣的。所以他們就是知道了，也不注意，這又是不可不替前人釋解的。

這兩點是我對於詩經的意見，也就是寫這小冊子的動機！

二十一年夏，桂林呂曼雲自序

目次

應序	一		
自序	九		
周南三篇	一		
關雎	葛覃	漢廣	
召南四篇	一		
行露	鵲有梅	江有汜	野有死麇
邶風四篇	一		
擊鼓	谷風	簡兮	靜女

鄭風二篇……………三三三

柏舟 桑中

王風四篇……………三九

君子于役 中谷有蓷 大車 丘中

鄭風十三篇……………四九

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狡童 蟋蟀 丰 東門之墉

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

齊風一篇……………七三

鷓鴣

唐風二篇……………七五

山有樞 綱釋

秦風一篇……………七一

樂府

陳風二篇……………八五

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

(右共三十六篇)

周南二篇

關雎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興也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，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興也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興也。

〔註〕關關——唱法和和的鳥鳴聲。雎鳩（鳩）——是一種水鳥的名字，生有一定配偶，不相混亂。窈窕——幽嫺的意思。逑（求）——匹配。參差（參）（差）——長短不齊的樣子。行（杏）

——是一種水草的名字，牛來就浮在水面上。流——順水而流，沒有一定方向。寤寐思服——醒的時候想着，睡夢中也想着。采——挑選。芣（葍）——成熟後採下的意思。五音集韻說：肉菜同煮的羹，就叫芣。

【釋】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」關關叫着的雎鳩，在河洲之上。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」幽閨淑美的女子，是君子應去追求的。

「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」長短不齊的荇菜，在水面上左右不定的浮蕩着。「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」幽閨的淑女，君子睡寤寐中也在追求着。「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」求之而不得，寤寐中也不能忘懷。「悠哉悠哉，寤轉反側。」思念悠長，翻來覆去的睡不安席。

「采芣荇菜，左右采之。」長短不齊的荇菜，要用各種方法去採摘。「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」幽閨的淑女，要用琴瑟去親近。「參差荇菜，左右芣之。」長短不齊的荇菜，要用各種方法去

意謂。「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」幽調的淑女，要用鐘鼓去娛樂。

【解】此詩是寫男子追求女子的一種心理。

第一章是詩人對於君子逵淑女的一種意見。以爲窈窕淑女，嫁給君子，就好像鴉鳩在河之洲一樣的得其所。

第二章是寫君子在求得淑女前的心理狀態。故以參差荇菜，在水中不定的狀態，來比君子的心理。下面幾句，是寫表現此種不定心理的神態。

第三章是寫君子未得淑女時，想到將來得淑女時之心理。要用琴瑟去親近淑女，要用鐘鼓去娛樂淑女，這種想盡方法去使淑女快樂，就好像想盡方法去採去賣荇菜一樣。

葛覃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萋萋。黃鳥于飛，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賦也。

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莫莫。是刈是漚，爲絺爲綌，服之無斁。賦也。

言告師氏，言告言歸。薄污我私，薄澣我衣。害澣害否，歸爾父母！賦也。

【註】葛——身名。覃——蔓延。施【異】——佈滿。黃鳥——就是現今的所謂黃鸝。灌木——就是

許多樹生在一塊地方。簡單的說，就是叢樹。喈喈【音】——鳥鳴的聲音。莫莫——茂盛貌。

漚的種子。刈——割取。漚——漂。澣——洗。綌【音】——細的布。絺【音】——細的布。綌是粗的布。斁【

亦】——厭惡的意。澣【音】——洗濯。害【音】——爲甚麼。

【譯】「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維葉萋萋。」葛草蔓延，佈滿了山谷中，他的葉子長得很茂盛。「黃鳥

于飛，集于灌木，其鳴喈喈。」黃鸝飛來了，聚集在叢樹之上，他回到巢裏了，心中覺得愉快，像

啾啾的唱着。

「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，」葛草蔓延，滿佈了山谷中。「維葉萋萋，是刈是漙，」他的葉子長得茂盛了，割下來煮過。「爲纁爲綌，服之無斁。」綌的織成絲，粗的織成縲，這種衣服，穿起來不會覺得討厭的。

「言告師氏，言告言歸。」告訴我的女師，我要回母家去了！「薄汚我私，澣澣我衣。」我要稍爲整理整理我的內衣，還要稍爲洗洗我外邊的衣服。「誓將害否，歸寧父母！」爲甚麼要洗呢？我告訴你罷，我是回去探望父母去呢！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女子要回母家時的一種得意心理。

第一章，那山谷中很茂盛的葛葉，就是那女子所污所澣的衣服之原料，就是服之無斁的衣服之原料。黃鳥集于灌木，暗暗逗出女子回母家。黃鳥鳴聲啾啾，是比女子將要回母家時的得意。

第二章谷中茂盛的葛葉，割來煮好，織成綉絳，做成衣服，久穿不厭，是薄污我私溥游我衣的張本。因為服之無數，所以穿了洗，洗了再穿出去。不然，那女子一定要穿件新衣服，決不穿洗過的衣服出去了！

第三章末兩句作女子嬌態口吻，傳出得意神情。與黃鳥鳴聲啾啾一句，相照應。

漢廣

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息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！
變而比也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；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

方思！
興而比也。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妻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駒。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；江之永矣，不可

方思！
興而比也。

〔註〕喬木——沒有枝葉的樹木，他的下面沒有樹蔭的。漢江——漢水發源於興元府嶓冢山，至漢

陽軍大別山入江。江水發源水嶺軍嶺山，東流與漢水合。江漢的風俗，女子好出遊，在大堤灣

曲的地方，時常可以看見他們的。泳——潛行游泳。方——木排，筏子。翹翹〔喬〕——草初

出芽的樣子。楚——是一種木名。秣〔末〕——喂食。藎〔藎〕——是一種水草名。駒——

小馬。

〔譯〕「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息。」南方有喬木，是不可以在下面休息的。「漢有遊女，不可求思。」漢

江有游女，是不可以妄想的。「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」咳！漢水那樣的寬闊，那裏可以想游泳過去呢？「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」咳！江水那樣的悠長，那裏可以想浮泛過去呢？

「翩翩錯辭，言刈其楚。」初生的草木，去割裏面的草。割草做什麼呢？「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。」漢之游女，將出嫁了，割草去喂他的馬。「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」咳！漢水那樣的寬闊，那裏可以想游泳過去呢？「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」咳！江水那樣的悠長，那裏可以想浮泛過去呢？「翩翩錯辭，言刈其蕪。」初生的草木，去割裏面的草。割草做什麼呢？「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駒。」漢之游女，已出嫁了，割草去喂他的小馬。「漢之廣矣，不可泳思。」咳！漢水那樣的寬闊，那裏可以想游泳過去呢？「江之永矣，不可方思。」咳！江水那樣的悠長，那裏可以想浮泛過去呢？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男子在追求一個女子，但是他又因種種的阻礙和顧忌，不敢去進行，這三章詩，完全是他自以為爲不可以去的時候之一種心理。

第一章：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，就好像南方的稀木，下面不可休息一樣。於是他嘆口氣，呻吟着下面四句話。

第二章：他因為阻礙而等待，直等待到那漢之游女，要做他人的妻子了，在那裏割草秣馬，預備出嫁，他又嘆口氣，呻吟着下面四句話。

第三章：他因為阻礙而等待，直等待到那漢之游女，已做孩子的母親了，割草喂小馬，是暗暗點出那漢之游女，在撫育他的小孩。於是他又嘆口氣，呻吟着下面四句話。

他就在這猶豫的心理狀態中，結束了這不得已的戀愛。

原书空白页

召南四篇

行露

厭浥行露！豈不夙夜？謂行多露。厭也。

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？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獄？雖速我獄，室家不足！與也。
誰謂鼠無牙，何以穿我墻？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訟？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！與也。

【註】 厭（色）——潮濕。行——道路。夙——早。女（汝）——作你字講。速——促成。墻——牆。

【譯】「厭浥行露」路上潮濕的露水，最討人厭！「豈不夙夜，謂行多露」豈是我不願朝夜行走，
嗎？就因為路上的露水太多了！

「誰謂雀無角，何以穿我屋」誰說雀沒有角，何以他能穿我的屋呢？「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

我獄，誰說你沒有家，你要是有家，要我同你成爲家室，那末爲甚麼要厲害我在牢獄之中呢？「雖速我獄，室家不足！」雖然你能厲害我，但是你也休想我會和你成爲室家之好的！「誰謂鼠無牙，何以穿我墻？」誰說鼠沒有牙，何以他能穿我的墻呢？「誰謂女無家，何以速我訟？」誰說你沒有家，你要是有家，要我同你成爲家室，那末爲甚麼要厲害我在牢獄之中呢？「雖速我訟，亦不女從！」雖然你能厲害我，但是你也休想我依從你！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男子凌欺一個女子，女子不受欺凌，男子恐嚇他，但此女子並不爲恐嚇所動。

第一章：是女子自己說他的遭遇。他既在外遇見強暴，好像行路沾到露水一樣的討厭。從此心中就有一點警惕。

第二章：女子心中暗想，在那裏自言自語，表現一種不畏強暴，堅忍的心態。

第三章與第二章同意。

標有梅

標有梅，其實七兮！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！賦也。
標有梅，其實三兮！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！賦也。
標有梅，頃筐隰之。求我庶士，迨其謂之！賦也。

【註】標〔標〕——落下來的意思。庶士——衆士。迨〔代〕——當就是講。頃〔傾〕——當倒出來講。壘〔許器〕——當取字講。

【譯】「標有梅，其實七兮！」梅子落下來了，樹上所剩的鵝鵝可數了！「求我庶士，迨其吉兮！」女
子求庶士，就等吉時罷！

「標有梅，其實三兮！」梅子落下來了，樹上所剩的更少了！「求我庶士，迨其今兮！」女子求庶士，就在今朝罷！

「標有梅，頃筐塋之。」樹上的梅子，已落盡了，地下的梅子，已經可以一籃一籃的拾取了。「求我庶士，迨其謂之！」女子求庶士，就趕緊去定約罷。

【解】此詩是詩人勸女子愛惜年華，及時而嫁的意思。也在那裏鼓吹着國家人口的增加。

第一章：詩人告訴女子，樹上的梅子，所剩還有七個，年華猶在，求庶士還可等待吉時吉日。

第二章：詩人告訴女子，樹上的梅子，只剩三個，年華將去，求庶士就在今朝罷！

第三章：詩人告訴女子，樹上的梅子，完全落盡，年華已去，求庶士就趕緊答應了罷。

江有汜

江有汜。之子歸，不我以？不我以，其後也悔！興也

江有渚。之子歸，不我與？不我與，其後也處？興也

江有沚。之子歸，不我過？不我過，其嘯也歌！興也

【註】汜（記）——水決後又流回來，就是復水的意思。之子——就是所指的那個人。以——當

帶講。當聖字講。渚——小洲，就是水中的陸地。與——當同在一起講。處——當可安居的地

方，或歸宿的地方講。過（戈）——當來字講。沚（誌）——江水的支流。嘯（笑）——聲口出

聲。用來舒氣。

【譯】「江有汜，之子歸，不我以？江水流出去，還有回來。你這樣一走，就不要我了嗎？不我以，其後也悔！」咳！你不要我，將來你要後悔的！

「江有渚，之子歸，不我與？江水中還有渚。你這樣一走，你不同我在一起了嗎？不我與，其

後也處？」咳！你不同我在一起，我看你將來有甚麼歸宿？

「江有沱，之子歸，不我過。」江水還有支流回還，你這樣一走，來都不到我這裏來了嗎？「不我過，其嘯也歌！」哼！你不來，我纔不算一回事呢！你看我還要唱！唱歌來開心呢！

【解】此詩是寫男女互相愛好，後來女子嫁了，男子希望他重續舊好，但是女子不睬不依，男子的一種忿恨心理。

第一章是寫失戀後心理的正常狀態。說女子不答應他，將來要懊悔。

第二章還是正當的心理。說女子不要他，將來沒有歸宿。

第三章是反常的心理狀態，完全是忿恨之詞，故意做出不介意的樣子，去氣那女子。

野有死麇

野有死麇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興也。

林有樛櫨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純束，有女如玉。興也。

舒而脫脫兮！無感我帟兮！無使尫也吠！賦也。

【註】麇（俱倫）——獐像鹿，沒有角。吉士——美男子。樛櫨（喬）——遠。小樹。純束（匪）——遠。

——包紮得整潔。脫脫（兌）——舒緩的樣子。帟（稅）——巾。尫（鷹）——犬。

【譯】「野有死麇，白茅包之。」野外有死麇，白茅包裹着。「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」有女懷春，這種懷春的心情，就好像白茅包着死麇一樣，雖然看不出，但是人人曉得，於是有一個男子，開始去引誘他了。

「林有樛櫨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純束。」那樹林下有小樹木的荒野裏有只死鹿，白茅整潔的包裹着，「有女如玉。」那裏有個女子，像玉一般的美麗。

「舒而脫脫兮！無感我輶兮！你不要慌張，慢慢的來呀！不要扯動我的輶巾！無使尪也吠！不要使那狗叫起來！」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男子去引誘一個體春的女子，那女子却也目成心許。

第一章：點明事實。

第二章：是男子目中所見的女子。

第三章：是男子耳中所聽見女子所說的話。——低低地說着的。

孤風四篇

擊鼓

擊鼓其鐘，誦躍用兵。土國城漕，我獨南行。賦也。
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。不我以歸，憂心有忡。賦也。
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。子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。賦也。
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。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賦也。
于嗟闕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。賦也。

【註】鐘（湯）——鼓聲。土國城漕——築城掘漕。孫子仲——姓孫，名子仲，當時衛國軍師。宋陳

——兩個國家的名字。忡（充）——心不定。爰——當於是講。契闊——隔離的意思。成說——

將現在所說的話作爲誓約。子嗟——驚嘆辭。洵（荀）——作真的或實在講，

【舞】「擊鼓其鏜，揚旌用兵。」鼓打得鏜鏜的響，動動兵馬，戰事發生了。「十國城潰，我獨南行。」

衆人都在國中做築城掘池的工作，我獨獨的被遣派向南前進。

「從孫子仲，平陳與宋。」你們問我向那裏去呢？我跟着孫子仲，去平陳國與宋國。「不以我歸，憂心有忡。」我這一去，他們就不許我回來了！我心裏是怎樣的，不定心啊！

「爰居爰處，爰喪其馬。」戰敗了，我一個人落荒而走。東住幾天，西住幾天。並且連馬也失去了。「子以求之，于林之下。」後來好不容易纔在那樹林中將他找着。

「死生契闊，與子成說，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。」我騎馬回來，立刻去找我的愛人。一見面，我就握住他的手，對他說：這一次出征，我險些兒同你死生隔絕。現在我死裏逃生，總算回來了，就同你相守到老罷！

「千嗟閻兮，不我活兮！」天呀！你竟拒絕我呀！這樣大的天地呀，沒有我活的了呀！「千嗟陶兮，不我信兮！」我這樣同你說，你簡直不相信我呀！

〔解〕此詩是一個兵講他出征的經過和戰敗歸來以後的事實。

第一章：說他出發的時候。

第二章：說他在前線的情形。

第三章：說兵敗以後，他落荒而走。

第四章：說他逃回來，去看他的愛人，想約他的愛人偕老。

第五章：說他求婚失敗的悲痛。

這章詩就在這悲痛的時候做成，就在這悲痛的時候結束，這個人也就在這個時候不知所終了！

谷風

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。阻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。德音莫遠，及爾同死。比也

行道遲遲，中心有遠。不遠伊邇，薄送我畿。誰謂荼苦？其甘如飴。宴爾新昏，如兄如弟。賦而比也

涇以渭濁，湜湜其沚。宴爾新昏，不我屑以。毋逝我梁，毋發我笱。我躬不閱，惶恤我後。比也

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。就其淺矣，泳之游之。何有何亡，阻勉求之。凡民有喪，匍匐

救之。興也

不我能惱，反以我爲讎。既阻我德，賈用不售。昔育恐育鞠，及爾如覆。既生既育，比予于毒。賦也

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宴爾新昏，以我御窮。有洗有潰，既詒我肄。不念昔者，伊余來堅。興也

〔註〕習習——和緩舒暢。各風——東風。匪馳——勉力。葑〔封〕——草名。非〔匪〕——草名。

下體——根莖。遲遲——慢慢走的樣子。畿〔新〕——門內爲畿。荼〔圖〕——苦菜生，極繁盛。

涇渭——二水名。涇濁。渭清。湜湜〔噴〕——當澄清或流出講。泣〔止〕——水潛。潛以

一顯及。梁——板石障水，空其中，魚可往來通過。笱——用竹做成，放在梁的空處以捕魚。

愒——治家。賈用不售——物品賣不出去。膏——生活。物——窮乏。旨蓄——儲蓄。洗潰——

洗是變橫。浪是暴怒。浩——遠濤成委託。肆——勞苦之事。

【釋】「習習谷風，以陰以雨。暵勉同心，不宜有怒。」和緩的東風，可以吹陰，可以吹雨。天尚且有晴雨，難道人就應該沒有一點兒過失嗎？我同你既結爲夫婦，以同心相勉，就不應該有怨怒了！「采芣采芣，無以下體，德音莫違，及爾同死。」葑菜芣菜，不因爲他的根不合用，就不去採他。一個人不該爲了有一件兩件遺失，就遺棄他。你太不應該了！至於我呢？我德音永遠不變，誓與你同生同死！

「行遠遲遲，中心有違。不遑伊彌，薄送我畿。」出門的時候，我慢慢的走，我中心對他，有所不忍。而他送我送了幾步，就回去了！「誰謂荼苦，其甘如蜜。宴爾新昏，如兄如弟。」我走了之後，誰說他生活像茶一樣苦？實在比饕餮要甜呢！他又娶了一個女子，他享樂他的新昏，像兄弟一樣的和好。

「惡以滑溜，溫溫其泚。宴爾新昏，不我所以。」漚漚流到清水，把清水弄濁，但是清水仍舊是很清的流着。我雖然受了污穢，我仍舊是乾淨的。你享樂你的新昏，你就不再顧及我了。母親我梁！母親我荷！我窮不聞惶恤我後！你不顧及我也罷！你就不必去走我那捕魚的梁！不要去開我那捕魚的荷！我這人，你都不要了！你何必愛恤我剩下的東西呢？

「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。就其淺矣，泚之游之。」我對你真是萬分用心。境遇好的時候，就是好一點的泚法。境遇壞，就是壞一點泚法。好像渡水一樣；在深的地方用木筏，用船，在淺的地方，就泚水過去，游水過去。「何有何亡，詎勉求之。凡民有喪，劬獨救之。」什麼是你該有的？什麼是你沒有的？我都勉力替你辦到。我不但對待你，我自問我沒有對不住人的地方。隨便那個有不得已的時候，我那一次不是急急忙忙去幫助他的呢？

「不我能慤，反以我爲替。既阻我德，賈用不售。」咳！我如爲辛苦，你不以我爲能夠代你持家，

反而以爲我存着什麼壞心腸。你不要我管理家務了！你既不要我盡力，所以我一片心，簡直沒有人曉得，就好像貨物賣不出去一樣。「昔者志齊職，及爾顛覆，既生既育，比子子擇！」咳！當初相與爲生，只恐無以爲生，果然等到家產都顛覆了，所以叫我來管理。我代你管了之後，家業漸漸恢復，那裏知道既經重興之後，你倒把我比來像個最服侍的人呢！

「我有旨蓄，亦以御冬。宴爾新昏，以我御窮。」我有積蓄，等到困乏的時候，也可以拿來救救急，那裏曉得你遺棄我之後，享樂你的新昏，倒靠著我的積蓄在那裏度日。「有沈有潰，既訪我肆。不念昔者，伊余來暨。」你平常對我，只有慳吝，只有怒罵，並且叫我替你做事苦的事情。你現在新昏的時候，自然你對她是這樣的好啊！[！]你難道不記得當初我來的時候，你也是這樣的待我的嗎？

【解】此詩是妻婦怨悵之辭。當初結婚時，男家很窮，幸虧她辛苦持家，生活漸漸豐裕。那知道男子

就用她所積蓄的錢，去愛上了旁的女人，從此對她，常常發怒，更施以種種虐待，終于將她逼出來了。她怨恨而作此詩。

第二章：說成夫婦，不應該不相諒解。

第三章：說她出來，他丈夫既不送他，並且又結婚了。

第四章：說她走的時候，丈夫不許她帶她的積蓄走。

第五章：說她當初待她的丈夫，如何的用心？

第六章：說當初家敗之後，她辛苦與家立業，她丈夫不但不感激，並且責備她另有存心。

第七章：說他丈夫薄倖，叫他丈夫自問良心，末二句，並不是冷眼傍觀。

簡分

簡兮簡兮！方將萬舞。日之方中，在前上處。賦也。

碩人僕僕，公庭萬舞。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。賦也。

左手執籥，右手秉翟。赫如渥赭。公言錫爵。賦也。

山有榛，隰有苓。云誰之思？西方美人。彼美人兮！西方之人兮！興也。

【註】簡——簡易。上處——空曠處。僕僕（語）——樣樣糾糾的樣子。執翟秉翟——翟是一種樂器。

翟是雉雞尾。渥赭（製）（者）——赭是赤色。渥聽言其顏色潤澤。苓——就是甘草。

【釋】「簡兮簡兮！方將萬舞。」隨便得後，正在那裏舞萬舞。「日之方中，在前上處。」在甚麼時候

呢？在日之方中的時候。在甚麼地方呢？在宮庭前邊的空曠處。

「碩人僕僕，公庭萬舞。」勇士非常威武，當他在宮庭萬舞的時候。「有力如虎，執轡如組。」

他有老虎般的力氣，執轡好像拿絲帶一樣的輕而易舉。

「左手執觴，右手秉翟，赫如渥赭。」左手橫拿著觴，右手直拿著姆羽，那姆羽紅得來像赭石一般潤澤。公嘗錫爵，舞得如此好看，觀舞的公說道：賞他一杯酒！

「山有榛，隴有苓。云誰之思？西方美人。」高的山上有榛。卑的地上有苓。心裏有的是甚麼呢？心裏想著西方的美人！「彼美人兮！西方之人兮！」那個美人呀！那西方的人呀！

【解】此時是詩人講到一件萬舞的故事，講萬舞的情形。

第一章說日中的時候，宮庭舉行萬舞。

第二章說萬舞中的勇士。

第三章說公賞識勇士，錫爵是很有面子的事。

第四章是詩人描寫到勇士的心理。在宮庭上，如此榮耀，心裏一定想，最好他的戀人在旁邊看見。等到他想到戀人的時候，心中萬分得意，不覺嘖嘖了出來。我那美人啊，他是西方的

人明！

靜女

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蹰。賦也。

靜女其嬈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煒，說懌女美。賦也。

自牧歸荇，洵美且異。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。賦也。

【註】姝——美好的樣子。 幽廡（馮）——隱獨不知所之的意思。 嬈——與姝同解。 彤管（

同）——未詳何物。 煒（偉）——赤色有光彩。 說懌（悅）（亦）——喜歡。 牧——野外。 歸

——相贈。 荇——草。

【譯】「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」美貌的少女，在城隅等我。「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蹰。」我到那裏，她

還沒有來。等得許久，她還是沒有來。我心焦得搔頭蹙腳，行止都不自在。

「靜女其暱，貽我彤管。」美貌的少女，送我一枝彤管。「彤管有輝，說靜女美。」我望着彤管的光彩，就想着她的皎潔。

「自牧歸荇，洵美且異。」在野外，她送我一枝草花。這朵草花，實在是美麗而希奇。我十分的愛惜牠。我看了一回，又心裏暗暗好笑，便對蘆葦花說：「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。」何嘗是賣貴你，不過因爲你是她送給我的罷了！

【解】此許是男女有所期約，男子口中所說的話。

第一章：男子到所約定的地方去等女子，女子遲遲不來，他等得心中十分焦急。

第二章：他等得長久了，越等越不耐煩。他向懷中取出女子所送他的彤管，觀物思人，那子女的音容笑貌，一時湧現到他的心頭。

第三章女子來了。在分別的時候，女子隨手採了一枝草花送給他。他在回去的路上，一面走，一面看着草花。他忽然覺得他自己癡呆了。聊以解嘲的對這草花說：我的寶貴你，並非爲你的美，不過因爲你是美人之貽罷了！

鄘風二篇

柏舟

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鬢彼兩髦，實爲我儼！
之！死矢靡它！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
美也。

汎彼柏舟，在彼河側。鬢彼兩髦，實爲我特！
之！死矢靡盬！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
美也。

【註】鬢（茗）——髮垂的樣子。官（莠）——不二的意思。只——語助辭。矢——誓言。儼——匹配。特——匹配。愿（忒）——邪念。

【譯】「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」那個汎汎的柏舟，自由自在的在那河中。「鬢彼兩髦，實爲我儼。」

那兩鬢梳得很光的人呀，實在是我心中所愛慕的人！「之死矢靡它！母也天只！不諱人只！」我到死都不會改變！咳！父母就像天地一樣。母親的話，本是應該聽從的！但是她呀，太不體諒人了！

「汎彼柏舟，在彼河側。」那個汎汎的柏舟，安安靜靜的在那河邊。「鬢彼兩髦，實爲我特！」那兩鬢梳得很光的人呀，實在是我理想中的匹配！「之死矢靡慝！母也天只！不諱人只！」我到死不會有別的念頭！父母就像天地一樣，母親的話，本是應該聽從的！但是她呀，太不體諒人了！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女子心有所懷，而她的母親逼她嫁另外一個男子，她心中萬分不願，一種真哀欲絕的心理。

第一章她看到柏舟汎汎中流，她想到了自己的不自由，她堅決的愛着那鬢彼兩髦的人。但

是她母親叫她去配另一男子，她就自言自語的嘆道：「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」

第二章她看到柏舟汎汎河側，她想到了自己的沒有歸宿。她立志要同那鬢彼兩鬢的男子訂白首之約。她想到她母親要她嫁另一男子，她就自言自語的嘆道：「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」

桑中

爰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！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！感也

爰采麥矣，沫之北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！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！感也

愛采葑矣，沫之東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庸矣！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！賦也。

【註】唐—藜菜，一名蒐菘。孟—成年居長的意思。姜—齊國貴族女子。桑中上宮淇上—都是淇河中的小地名。弋（亦）貴族女子。庸—未詳，恐亦為貴族。

【譯】「愛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！」我要到沫邑之鄉，去採唐菜。我想的是那個呢？就是那美貌的孟姜。那孟姜呀！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！」她叫我在桑中迎接我到上宮，到後來我走的時候，她還送我到淇水之上呢！

「愛采葑矣，沫之北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！」我要到沫邑之北，去采葑。我想的是那個呢？是那美貌的孟弋。那孟弋呀！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！」她叫我在桑中迎接我到上宮，後來我走的時候，她還送我到淇水之上呢！

「愛采芣苢，沫之東矣。云誰之思，美孟庸矣。」我要到沫邑之東，去採芣苢。我想的是那個呢？就是那美貌的孟庸。那孟庸呀！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！」她叫我等在桑中迎接我到上宮，後來我走的時候，她還送我到淇水之上呢！

【解】此詩是浮滑少年，信口胡說，自誇他的奇遇之多。

第一章：說姜姓的貴族女子，同他發生關係，並且說這女子，如何熱烈的愛着他。

第二章：說弋姓的貴族女子同他發生關係。

第三章：說庸姓的貴族女子同他發生關係。

原书空白页

王風四篇

君子于役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
鷄棲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，君子于役，如之何
不思感也！

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，曷其有佸？
鷄棲于桀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，君子于役，苟無
飢渴感也！

〔註〕于役——出去當兵。埘〔時〕——鷄棲的地方叫埘。佸〔括〕——回來。桀〔傑〕——橫木。

括〔括〕——作來字聲。

〔譯〕「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，曷至哉？」丈夫出去行役，不曉得多長久了，甚麼時候才會回來呢？」

鷓鴣于鳩日之夕矣！羊牛下來！鷓也棲在柵裏，太陽下去了！羊牛都已下來！「君子于役，知之何勿思！」丈夫還在那裏行役，叫我如何不想呢？

「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，曷其有恬？」丈夫出去行役，長久得過日月，都算不清楚了，到底有沒有回來的日子了呢？「鷓鴣于桀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！」鷓也棲在桀上，太陽下去了！羊牛都已下來！「君子于役，苟無飢渴！」丈夫還在那裏行役，咳！只要他夠吃夠喝呢，我也就放點心了！

【解】此詩是婦人想他的丈夫之語。

第一章：看見鷓鴣羊牛下來，就想起她丈夫沒有回來，盼他回來。

第二章：明知道不會回來，所以退一步想，只要丈夫在外，沒有飢渴，也就罷了！

中谷有蕓

中谷有蕓，曠其乾矣。有女仳離，嘒其嘆矣。嘒其嘆矣！遇人之艱難矣！興也。

中谷有蕓，曠其脩矣。有女仳離，條其嘏矣。條其嘏矣！遇人之不淑矣！興也。

中谷有蕓，曠其濕矣。有女仳離，嘒其泣矣。嘒其泣矣！何嗟及矣！興也。

【註】蕓吐雷反。一全母草。曠（罕）乾燥。嘒（瘠）一別離。條一作長字。嘏（笑）一愛

日出聲與嘒同。淑一善。嘒泣一哭泣。

【譯】「中谷有蕓，曠其乾矣。」谷中有蕓草，被太陽曬乾了。「有女仳離，嘒其嘆矣。」有個女子，被人遺棄了，在那裏咳嗽嘆氣。時人嘆道：「嘒嘆其矣！遇人之艱難矣！」她咳嗽嘆氣啊！現在時世，碰到好人是容易啊！

「中谷有蕓，曠其脩矣。」谷中有蕓草，那枝葉抽得很長的，都被太陽曬乾了。「有女仳離，條

其歎矣。」有個女子被人遺棄了，在那裏悲悲啼啼。詩人嘆道：「憐其歎矣！遇人之不淑矣！」她悲悲啼啼，是所遇的人不好啊！

「中谷有蓀，暵其暵矣。」谷中有蓀草，連生在底濕地方的，都被太陽曬乾了。「有女侏離，暵其泣矣。」有個女子被人遺棄了，在那裏哭泣。詩人嘆道：「暵其泣矣！何嗟及矣！」嗚！哭泣又怎樣來得及呢？

【解】此時是詩人在嗟嘆一個做離的女子。

第一章中谷有蓀，暵其暵矣，是不得其天時，所以乾死。有女侏離，是不得其人，所以嗚嘆。詩人對於女子，表示同情，故嘆道：她嗚其嘆矣！是遇人之艱離矣！

第二章中谷有蓀，暵其暵矣，蓀草愈不得時，她的死處，連長而茂盛的，都乾死了，天氣愈加乾旱。有女侏離，是境遇愈加不好，所以由嗚嘆而啼吟怨恨。詩人又自言自語的說：憐其歎矣！她

是過人之不淑矣！

第三章：中谷的蕪草，運生在低濕的地方的都曬死了，天氣是乾旱到了極點。有女此難，嗚其泣矣。女子的境遇不良，也到了極點，所以由嗚嗚呻吟怨憤而哭泣了。詩人又自言自語的說：嗚其泣矣！何嗟及矣！

大車

大車轅檻，毳衣如綦。豈不爾思？畏子不敢！賦也。

大車哼哼，毳衣如璠。豈不爾思？畏子不奔！賦也。

轅則異室！死則同穴！謂子不信，有如皦日！賦也。

【註】轡——車行聲。綈（翠）——綈衣，大夫之服。蕙（穗）——蕙之初生。嗚嗚（吞）——遲重的樣子。痛（門）——赤色玉。毅——吃飯。穴——壞。嫩——潔白。

【譯】「大車轡響，綈衣如蕙。」你坐在大車上，轡響的走過，綈衣穿得像蘆芽一樣，顏色鮮明。你好神氣呀！豈不爾思！畏于不敢！我豈是不想你我實在有點畏懼而不敢啊！

「大車嗚嗚，綈衣如痛。」你坐在大車上，嗚嗚的走過，綈衣穿得像赤玉一樣的雍容華貴。你好神氣呀！豈不爾思！畏于不奔！我豈是不想你我實在有點兒怕你，所以不奔就你啊！

「毅則其室死則同穴。」我實在愛你，我活的時候吃飯，雖然不同你在一起，我死了的時候，纔同你埋在一樣的地下了。「謂子不偷，有如曠日。」要是你因為我不奔，你就不相信我的時候，我就賭一個咒，太陽在上頭！

【解】此時是一個小家園女私心竊慕一個大夫的卑賤。

第一章：說因爲階級懸絕，不敢同這大夫接近。

第二章：說因爲階級懸絕，不敢奔就。

第三章：女子心想那大夫，一定是喜歡大家閨秀的，絕不會垂青到自己小家女子。就是大夫知道我愛着他，他一定當是笑話，會奉貢我誠懇的熱情的。所以那女子，她偷偷立誓說：謂子不信，有如傲日！

丘中

丘中有麻，彼留子嗟。彼留子嗟，將其來施施。賦也。

丘中有麥，彼留子國。彼留子國，將其來食。賦也。

丘中有李，彼留之子。彼留之子，貽我佩玖。賦也。

【註】子嗟子國——皆男子之字。施施（蛇）——喜悅。之子——這個人。

【譯】「丘中有麻，彼留子嗟。」丘中有麻的時候，她留住子嗟。「彼留子嗟，將其來施施。」她怎樣留住子嗟呢？她是非常親暱得意的和子嗟走着。

「丘中有麥，彼留子國。」丘中有麥的時候，她留住了子國。「彼留子國，將其來食。」他爲甚麼要留子國呢？她是請子國到家裏吃飯去的。

「丘中有李，彼留之子。」丘中有李的時候，她留的這個人。「彼留之子，貽我佩玖。」她留的這個人呀！是曾經同我戀愛過，還送過我佩玖呢！

【解】此時是一個女子窺探另一女子的隱私，含有醋意，因爲妒恨的緣故，她盡量宣傳，破壞那女子的美譽。

第一章她告訴人說，丘中有麻的時候，那女子愛上子嗟。末二句是故意形容那女子留子嗟

的情態。

第二章：她告訴人說，丘中有夢的時候，那女子又愛上了子國。末二句又故意形容那女子留子國的情態。

第三章：她又告訴人說，丘中有李的時候，那女子又愛上了之子。末二句的意思，一方面是說那女子的壞話，一方面又誇耀着她自己戀愛的經過。那女子是自己去留男子的，比不上我是男子來追求我，而追求我的男子，又有錢，又漂亮，還送過我東西呢！

原书空白页

鄭風十三篇

將仲子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里！無折我樹杞，豈敢愛之？畏我父母，仲可懷也！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！賦也。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牆！無折我樹桑，豈敢愛之？畏我諸兄，仲可懷也！諸兄之言，亦可畏也！賦也。

將仲子兮，無踰我園！無折我樹檀，豈敢愛之？畏人之多言，仲可懷也！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！賦也。

〔註〕將——請。仲子——男子之字。杞〔樛〕——樹名。檀〔覃〕——樹名。

【譯】「將仲子兮，無論我里，無折我樹杞！」請仲子你呀！不要爬過我家裏來！你爬過來的時候，恐怕會將杞樹折斷，你可千萬不要把杞樹折斷呀！「豈敢愛之？畏我父母。」我豈是愛那樹呢？因為樹折斷了，我父母就會知道。「仲可懷也！父母之謂，亦可畏也！」你是我愛你來的呀！但是父母的話，也是可怕的呢！

「將仲子兮，無論我牆，無折我樹桑！」請仲子你呀！不要從我家牆上爬過來！你爬過牆的時候，恐怕要折斷我們的桑樹。你可千萬不要折斷那桑樹呀！「豈敢愛之？畏我諸兄。」我豈是愛這桑樹呢？因為樹折斷了，我哥哥們就會知道。「仲可懷也！諸兄之謂，亦可畏也！」你是我要你來的呀！但是哥哥們的話，也是可怕的呢！

「將仲子兮，無論我園，無折我樹棘！」請仲子你呀！不要爬到我家的園來！你爬過園的時候，恐怕要折斷那檀樹。你可千萬不要把檀樹折斷了！「豈敢愛之？畏人之多言。」我豈是愛那

樹呢？因為樹折斷了，旁人就會知道。「你何懼也！人之多言，亦可畏也！」你是我要你來的呀！但是旁人的話，也是可怕的呢！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小女子有了一個愛人，那愛人常常爬到她家裏來，同她私會。她深怕被旁人知道秘密，所以她同她的愛人說一番話，話裏面充分表現着又愛又怕的心理。

第一章怕她父母查出證據。

第二章怕她哥哥們看見了勸戒。

第三章怕旁人看見了飛短流長。

遵大路

遵大路兮，
揜執子之袂兮！
無我惡兮，
不寤故也！
賦也。

遵大路兮，摻執子之手兮！無我藹兮，不寔好也！賦也。

〔註〕摻（參）——牽。袂（去平聲）——衣袖。寔（辱）——速。藹（韻）——醜。

〔譯〕「遵大路兮，摻執子之袂兮」快點循着大路趕，趕上你，就拉過你的衣袖，一把攏住，同你說：「無我藹兮，不寔好也」不要厭惡我，不要忘了舊日的交情啊！

「遵大路兮，摻執子之手兮」快點循着大路趕，趕上你，就拉過你的手，攏住了說：「不我藹兮，不寔好也」不要嫌我醜，不要忘了一向的情好啊！

〔解〕此詩是男女反目，男子拂袖出門，女子趕上去，拉住他謝罪。

第一章前兩句是女子一面跑，一面嘴裏念着的話。末兩句，是攏住袖子時對男子說的話。

第二章從攏袖子到握手，越靠越近，越見其懇切。交情同情好，也是用進一步的說法，去打動

男子心坎。

那男子一定回去了。

有女同車

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。將翔將翔，佩玉瓊琚。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！賦也。

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英。將翔將翔，佩玉將將。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！賦也。

〔註〕舜華——舜，木槿樹。華，花。槿花朝榮暮落。翔翔——飛舞的樣子。瓊琚——玉刻的裝飾品。孟

姜——一個女子的姓名。都——閑雅。美——與華同。將將——環佩相觸聲。

〔譯〕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。」告訴你們，今天有個貴族女子，與我同車，她的容貌像槿花一樣的美麗。「將翔將翔，佩玉瓊琚。」她的體態是輕盈而漂亮，她的舉動，好像翩翩飛舞一般。她的裝飾，有瓊瑤做的玉佩。「彼美孟姜，洵美且都！」呀！那個美女，實在是美麗啊！

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英。」告訴你們：今天有個貴族女子，與我同車，她的容貌像槿花一樣的美麗。「將翱將翔，佩玉將將。」她的體態是輕盈而漂亮。她的舉動，好像翱翔飛舞一般。她的裝飾，有將將的佩玉。「彼美孟姜，德音不忘！」呀！那個美女子！她的聲音體態，實在使我忘不了啊！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男子在他的情輩中，自誇他的豔遇，說得天花亂墜，痛快淋漓。

第一章：說女子美麗而潔貴，槿花朝榮暮落，說他容貌像槿花一般，意思就是驚鴻一瞥，不能再見，好似槿花的不能多看。

第二章：從舜澤舜英不能多見多看，而想再看再見，所以說德音不忘。

山有扶蘇

山有扶蘇，隰有荷華，不見子都，且見狂且。興也。

山有橋松，隰有游龍，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興也。

【註】扶蘇——小樹。荷華——荷花。子都子充——男子之美稱。在此詩中係指一人。隰——低濕的

地方。橋松——無枝的松樹。游龍——游吳枝葉纏繞。龍是紅草。

【譯】「山有扶蘇，隰有荷花。」山有扶蘇，隰有荷花的地方，是我約定他會晤的地方。「不見子都，乃見狂且。」怎麼不見他來，倒偏偏遇見一個狂童呢？

「山有橋松，隰有游龍。」山有松樹，隰有荷花的地方，是我約定他會晤的地方。「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」怎麼不見他來，倒偏偏遇見一個狡童呢？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女子約定她的愛人在草木幽深之處會晤，不料男子還沒有來，女子先到了。正在等待的時候，有一個輕薄少年，看見女子才子獨行，就上前調戲。女子十分厭惡，又不知她

的愛人究竟來不來？想要走，又怕她的愛人來了。不走，這人又討厭。於是走走不走，臉上不嫩不睬，心理暗暗怙悞着。

第一章，第二章意思相同。其所以重複的道理，是因為女子要走不走，心中想而又想，四處尋章。

狡童

彼狡童兮！不與我言兮！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！賦也。

彼狡童兮！不與我食兮！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！賦也。

【注】狡童——浮滑少年。息——睡。

【譯】「彼狡童兮！不與我言兮！」那個狡童啊！他不與我相好了呀！「維子之故，使我不能餐兮！」

就因爲你的緣故，使我飯也吃不下呀！

「彼狡童兮，不與我食兮！」那個狡童啊，他不與我同居了呀！「維予之故，使我不能息兮！」就因爲你的緣故，使我覺也睡不着呀！

【解】此時，是按童妖女，中道反目，於是一般好事者，前去解勸，女子且哭且說的話。

第一章首二句，是女子對一般人說的話。末二句，是對狡童說的話。

第二章同前章意。

褻裳

子惠思我，褻裳涉漆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？狂童之狂也且！賦也。

子惠思我，褻裳涉洧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士？狂童之狂也且！賦也。

【註】惠—愛。囊〔奉〕—提衣。漆〔臻〕—鄭國水名。狂童—即狡童。且〔疽〕—語助

辭。酒〔會〕—鄭國水名。

【譯】「子惠思我，褱褱涉澗。」你要是愛我，而想我呢！我就拉起衣裳，走過漆水來就你。「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，狂童之狂也且！」要是你不要我，難道我就沒有別的人了嗎？哼！小鬼你不要狂得那付神氣！

「子惠思我，褱褱涉澗。」你要是愛我，而想我呢！我就拉起衣裳，走過漆水來就你。「子不我思，豈無他人，狂童之狂也且！」要是你不要我，難道我就沒有別的朋友了嗎？哼！小鬼你不要狂得那付神氣！

【解】此詩是妖女對狡童打情罵俏的言語。

第一章第二章：會語相同。意思是追求我的人正多着呢，你不知那裏來的造化，能使我接受

你的愛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兩句，並不是故意說了氣鼓氣，實在是誇耀自己的漂亮。兩章同意。其所以重複的道理，是使按重多聽幾句，心中愈加快活。

丰

子之丰兮！俟我乎巷兮！悔予不遘兮！賦也。

子之昌兮！俟我乎堂兮！悔予不將兮！賦也。

衣錦駢裳，裳錦駢裳。叔兮伯兮，駕予與行。賦也。

裳錦駢裳，衣錦駢衣。叔兮伯兮，駕予與歸。賦也。

〔註〕子——丰神。巷——門外。駢（綱）——彩錦。

〔譯〕「子之丰兮，俟我乎巷兮，悔予不遘兮」像你這樣的丰神，在巷口等我，懊悔我不來送送你。

吓！

「子之昌兮！使我子堂兮！悔于不將兮！」像你這樣的盛壯，在堂上等我，懊悔我不來見一見你吓！

「表錦裝衣，裳錦裝裳。」現在我穿的彩錦的衣，穿的彩錦的裳。「叔兮伯兮，駕子與行。」我的家人叔伯，駕車送我出門了！

「裳錦裝裳，衣錦裝衣。」現在我穿的彩錦的裳，穿的彩錦的衣。「叔兮伯兮，駕子與歸。」我的家人叔伯，駕車送我出嫁去了！

【解】此時是一女子先有一男子攔着她，但是她對此男子甚為冷落。後來她家人叔伯，將她另嫁一男子。此男子遠不如前一男子的漂亮。女子心中有點懊悔。在臨嫁的時候，想到前一男子。就假定那男子在她面前，她向着那男子表示悔恨。

第一章：女子對男子說你的手神使我憧憬。

第二章：女子對男子說你的體格使我遐想。

第三章：說將要上路。

第四章：說將要做一個極不如你的男子的妻子了。

三四兩章中夫妻二句，互相顛倒，表明出女子此時，俯仰隨人，心中極不自在的情形。心理錯亂的時候，說話確是如此的顛倒的。

東門之墀

東門之墀，茹蘆在阪。其室則邇，其人則遠！感也

東門之栗，有踐家室。豈不爾思？子不我卽！賦也

【註】埤〔善〕——埤外的空地。 蒹葭〔如〕〔應〕——茅草。 阪〔板〕——斜坡。 隰——濕地，隰落。

【譯】「東門之埤蒹葭在阪。」東門外的空地上，望得見蒹葭生在斜坡上。「其室則迥，其人則遠！」她的房子倒近，她的人隱曠得比什麼都遠！

「東門之栗，有蔭家室。」東門外一棵栗樹底下，我的家就坐落在那兒。「豈不爾思？不我即！」我何嘗不想你呢？你自己不來罷了！

【解】此詩是寫少男幼女的初戀。他們互相目成心許，但是又沒有勇氣，又羞又怕，不敢親近。第一章，是男子天天在女子門前徘徊，想同女子親近，又不敢走過去說話。欲前又止，纔去還來，終於還是遠遠的立着，嬌羞顧色。所以說其室則迥，其人則遠。

第二章，是女子在家裏等候，天天看見男子在那裏盼望。她憐憫男子一定是怕討沒趣，所以

不過來。其實她心裏也暗暗焦急，爲什麼不過來呢？所以他說：難道我會給你沒趣嗎？你不同我說話，我怎樣可以先同你說話呢？

子衿

青青子衿！悠悠我心！縱我不往，子寧不嗣音？賦也。

青青子佩！悠悠我思！縱我不往，子寧不來？賦也。

挑兮達兮！在城闕兮！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！賦也。

〔註〕青衿——純綠色。衿——衣領。悠悠——綿長的意思。嗣音——繼續的傳聞。挑達——輕挑放

蕩的樣子。

〔譯〕「青青子衿！悠悠我心！」青青是你衣服的颜色，悠悠是我心中的狀態，我如此的想你，難道

你會不想我嗎？「縱不我往？子寧不爾音！」縱使我不上你那兒去，你難道會不繼續不斷的傳話來催我嗎？

「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！青青的是你的佩帶，悠悠的是我的心思！我如此的想你，難道你會不想我嗎？」縱我不往，子寧不來！縱使我不上你那兒去，你難道就不會到我這裏來了嗎？

「挑兮達兮，在城闕兮！」你這樣挑兮達兮，在城闕兮，終日在外面遊蕩，你當真不來，倒累得我：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！」一日不見，如三月不見的那樣掛念呢！

【解】此詩是一女子思念蕩子之作。

第一章：蕩子不來，女子對他還存一種希冀，以爲他這種想他，他一定也想她的，他一定會來的！

第二章：從去領想到佩帶，愈見其恩愛的周密。從傳聞盼到親來，愈見其思念的迫切。

第三章：明知蕩子已經厭棄她，在外另有所愛。而她還想用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的話，去感動那蕩子。哀而不傷，遺首詩可以當之無愧了。

揚之水

揚之水，不流東楚。終鮮兄弟，維予與女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廷女！
揚之水，不流東薪。終鮮兄弟，維予二人。無信人之言，人實不信！
興也。

〔註〕鮮少的意思。廷（甄）——與誑同義。

〔釋〕「揚之水，不流東楚。」揚之水，不帶東楚流的。「終鮮兄弟，維予與女。」我們也沒有兄弟，只有我同你兩個。「無信人之言，人實廷女！」我們不要聽旁人的話罷！何況旁人的話，實是騙人的呢！

「揚之水，不流束薪。」揚之水，不帶束薪的。「終鮮兄弟，維予二人。」我們也沒有兄弟，最近只有我們兩人。「無信人之言，人實不信！」再不要去信旁人的言語了！旁人實在是最不住的喇！

【解】此詩是男子與女子中的一人聽信了別人的謔言，不相信那一個人。那一個人心中含着冤屈，在那裏如此這般的想。

第一章：揚之水，不流異類的束薪。所以自家人，不應該把旁人的話聽在心裏。何況除了你我之外，再沒有旁的親人了，所以不能再聽旁人的聽聞了。這是那一個被冤屈者的心理。

第二章：意思相同。人實廷女，是人對你所說的話靠不住。人實不信，是那說話的人，根本就靠不住。你怎樣可以相信他呢？

兩章說話的層次有這樣一種遞減的分別。

出其東門

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。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。綺衣綦巾，聊樂我員。賦也。

出其闕闈，有女如荼。雖則如荼，匪我思且。綺衣茹蘆，聊可與娛。賦也。

【註】稿（呆）表蕭（其）巾——縞，白色。蒼，蒼髮色。言其衣服質陋。員——與云字同，語助辭。闕

闈（因）（都）——闕，曲城闕城也。荼——見前谷風註。茹蘆——見前東門之暉註。娛——娛

樂。

【譯】「出其東門，有女如雲。」我出了東門，看見像雲一般多多少少的盛裝女子。「雖則如雲，匪我思存！」雖則像雲一般的多，我是一個都不想要。我並不想美人會看「綺衣綦巾，聊樂我

員！」所以我不加修飾，一件粗衣服，一項舊帽子，我很可以自己尋快樂呢！

員！」所以我不加修飾，一件粗衣服，一項舊帽子，我很可以自己尋快樂呢！

「出其闔閭，有女如荼。」我出了城門，看見如荼如茅一般多多少少的盛裝女子。「雖則如荼，匪我思且！」雖然如荼如茅一般的多，都不是我所喜歡的。「絺衣茹蕙，聊可與娛！」我穿一件粗陋的衣服，望着蕪蕪水草，很可以自己尋快樂呢！

【解】此詩是一個男子眼望着遊春士女，成雙作對，打扮得齊齊整整。他既無錢，又沒有女伴，嘴裏故意說得很清高似的，但是很勉強的解釋，仍舊不能遮掩他醜態嫉忌的心理。

第一章：縞衣蒸巾，是掩飾他不如脩飾。

第二章：絺衣茹蕙，是掩飾他沒有女伴同遊。他看遊女像荼茅，所以他說蕪蕪水草，一樣可以賞玩，何必在荼茅般的遊女裏去追求呢？

野有蔓草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，有美一人，清揚婉兮。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！賦而興也。

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，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賦而興也。

【註】漙（團）——露水多的樣子。清揚婉兮——讚女子眉目之美。邂逅——不期而遇，偶然相遇。

漙漙——露水多的樣子。臧——美好。

【譯】「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兮。」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在上面。「有一美人，清揚婉兮。」有美人一個，

眉目之間婉嬾可愛。「邂逅相遇，適我願兮！」我和她不期而遇，却就此遂了我的心願！

「野有蔓草，零露漙漙。」野有蔓草的地方，零露漙漙的時候。「有美一人，婉如清揚。」有一

個美人，婉約清揚。「邂逅相遇，與子偕臧。」我和她不期而遇，我向她說：我和你是一般的快

樂呢？

【解】此詩寫男女在野田蔓草之間，不期而遇，一見鍾情，遂互相愛好。

第一章：男子說我遇見女子的快樂，就像憂草得着零露的滋潤一樣。

第二章：說那女子遇我有同我一樣的快樂，所以我對她說：與子偕臧。

漆洧

漆與洧，方渙渙兮。士與女，方秉蒨兮。女曰：觀乎？士曰：既且！且往觀乎？洧之外，洵
訏且樂！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賦而興也。

漆與洧，澗其清矣。士與女，殷其衿矣。女曰：觀乎？士曰：既且！且往觀乎？洧之外，洵
訏且樂！維士與女，伊其將謔，贈之以芍藥。賦而興也。

【注】渙渙〔撲〕——香水蒸氣。蒨〔蒨〕——蘭草。訏〔吁〕——廣大。芍藥——香草，春天開花。

蒨〔留〕——藥。

【譯】「溱與洧，方渙渙兮。」溱水同洧水，正是春漲的時候。「士與女，方秉蘭兮。」士女們正是採蘭草的時候。「女曰觀乎？士曰既且，且往觀乎？」一個女問一個士說：「我們也去看看吧？」士說：「我已去過了！女說：我們就再去看看罷！」士與女就此去了。「洧之外，洵訏且樂！」在洧水之上，實在快樂！「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」這兩人互相戲謔，到後來士送女一枝芍藥花。

「溱與洧，溯其沂矣。」溱水同洧水，又清又深。「士與女，殷其盈矣。」士女們又多又盛。「女曰觀乎？士曰既且，且往觀乎？」一個女問一個士說：「我們也去看看吧？」士說：「我已去過了！」女說：「我們就再去看看罷！」士與女就此去了。「洧之外，洵訏且樂！」在洧水之上，實在快樂！「維士與女，伊其相謔，贈之以芍藥。」這兩人互相戲謔，到後來士送女一枝芍藥花。

【解】此詩是詩人敘說鄭國的風俗，三月上巳的一天，男男女女，採蘭水上，祓除不祥。所以到了那

天，漆水浦水邊上，俏模的紅男綠女，非常奮興熱烈，於是詩人在這一羣人裏面，既到其中兩個士女，因遊春而發生戀愛的經過。

第一章前四句，是詩人總說漆水浦水邊上的熱鬧情形。次三句，是詩人把一女同一士遊春的開始。再次兩句，是詩人代此士此女說到了浦水上的感覺。復次兩句，是詩人以旁觀者的眼光，說此士此女在浦水上之情形。末一句，是詩人作此士的口氣，贈女子以芍藥。

第二章同前意。

齊風一篇

鷓鴣

鷓鴣既鳴矣！朝既盈矣！匪鷓則鳴，蒼蠅之聲賦也。

東方明矣！朝既昌矣！匪東方則明，月出之光賦也。

蟲飛薨薨，甘與子同夢。會且歸矣！無庶子予憎賦也。

〔註〕薨薨——蟲飛聲。

〔譯〕「鷓鴣鳴矣！朝既盈矣！」男說：雞已經叫了，朝庭上快站滿了。「匪鷓則鳴，蒼蠅之聲！」女說：那裏是雞叫！是蒼蠅之聲！

「東方明矣！朝既昌矣！」男說：東方已經明了，朝庭上一定排起班來了。「匪東方則明，月出

之光！女說：那裏是東方發明！是月亮的光！

「蟲飛燕舞，甘與子同夢。」女說：蟲飛燕舞的響，天還沒有亮，我要你同我再睡一會兒。「會且歸矣，無庶子子憎。」男說：我去去就回來的。女說：叫你不要去，你偏要去，不要惹我討厭！

【解】此時是叙一個大夫家裏的事。就是唐詩「無端嫁得金龜婿，辜負香衾事早朝。」的意思。

第一章：男的說天已明，要去上朝。女的支吾着說天未明。

第二章：男的說天是明了，女的支吾着說天是未明。

第三章：女的坦直的說要他多睡一會。男的還要走。女的嬌嘆。到底後來怎樣呢？那就不曉得了！

唐風二篇

山有樞

山有樞。隰有榆。子有衣裳，弗曳弗褻。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。宛其死矣！他人是愉。

興也

山有栲。隰有杻。子有廷內，弗酒弗掃。子有鐘鼓，弗鼓弗考。宛其死矣！他人是保。

興也

山有漆。隰有栗。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！他人入室。

室。興也

【註】樞栲杻漆栗——盡是樹名。曳褻——當穿衣的穿字跡。馳驅——當馳策講。宛——當相像。

講。偷——偷樂。鼓考——當敲字講。保——當佔有講。

【甲】「山有福。臨有榆。」山上有福樹。臨上有榆樹。「子有衣裳，弗曳弗裳。子有車馬，弗馳弗驅。」你有的的是衣裳，爲甚麼不穿不著？你有的的是車馬，爲甚麼不馳不驅？「宛其死矣！他人是愉。」你簡直像是死了！讓他人快活。

「山有栲。臨有杻。」山上有栲樹。臨上有杻樹。「子有廷內，弗洒弗掃。子有鐘鼓，弗鼓弗考。」你有的的是居室，爲甚麼不灑不掃？你有的的是鐘鼓，爲甚麼不擊不敲？「宛其死矣！他人是保。」你簡直像是死了！讓他人佔有。

「山有漆。臨有栗。」山上有漆樹。樹上有栗樹。「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樂，且以永日。」你有的的是酒食，爲甚麼不天天鼓瑟？很可以尋樂，很可以度日！何至於流落到遷步田地！「宛其死矣！他人入室。」你簡直像是死了！他人簡直住到你家裏來了！

【解】此時是一個人妻子有了外遇，旁人在那裏竊竊私議，有的嘲笑，有的鄙視，有的議論，這三種心理的集合。

第一章：山上的鬆，橋上的榆，都是無主之物。任何人都可以採取的。而你的衣裳車馬，是你自己所有，你不能享受你自己所有的東西，到讓別人去享受，你不聞不問，真太耳闊了！

第二章：拷租同樞榆一樣的意思。居室鐘鼓，不但被人享受，且進一步被人佔有了。

第三章：漆藥同樞榆一樣的意思。你原來很可以非常快樂的度日的，現在你倒流落在外，不能以之喜樂永日。他人反而擅竊奪主的住在你家裏，還埋怨誰呢？實在是怪你自己太沒用了！

綱繆

綢繆束薪。三星在天。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子兮子兮！如此良人何！興也。
綢繆束薪。三星在隅。今夕何夕，見此邂逅子兮子兮！如此邂逅何！興也。
綢繆束楚。三星在戶。今夕何夕，見此粲者子兮子兮！如此粲者何！興也。

〔註〕綢繆——繡。三星——昏時見於東方。良人——女子稱男子。邂逅——相遇的意思。粲者——美人。

〔譯〕「綢繆束薪。三星在天。」三星在天時候，我同他好像一束溫柔纏綿的薪一樣。「今夕何夕，見此良人。」女子自己問自己說：「今天是甚麼日子，能夠遇見如此美觀的人。」「子兮子兮！如此良人何！」又自己對自己說：「你啊你啊！對着如此的良人，你又怎樣辦法呢？」

「綢繆束薪。三星在隅。」地下一束溫柔纏綿的薪。天上掛頭疏疏落落的星。「今夕何夕，見此邂逅。」各人自己問自己說：「今天是甚麼日子，能夠得着如此的適合。」「子兮子兮！如此邂逅。」

「這何？」又自己對自己說：「你啊你啊！其將奈此邂逅何！」

「綉綉束裝，三星在戶。」三星在戶的時候，我同她好像一束溫柔纏綿的縷一樣。「今夕何夕，見此縷者？」男子自己同自己說：「今天是甚麼日子，能夠遇見如此的美人？」「子兮子兮！此縷者何！」又自己對自己說：「你啊你啊！遇着如此的縷者，你又有甚麼辦法呢？」

【解】此詩是寫男女不期而遇的一種心理。

第一章：是女子的心理。遇合的纏綿，就如束裝的纏綿。三星在天，是指上半夜。今夕何夕，見此縷人，是一種詫異。此種詫異，是出乎意料外的滿足。末兩句是出乎意料的快活的時候，手足無措的心理。

第二章：是男子和女子兩方面的心理。女子對此邂逅，發出滿意的驚訝。男子也是一樣。各人自己都不料今夜有此邂逅；而此邂逅，竟然發生在今夜。束裝的纏綿是比的邂逅的纏綿。三

星在隔，是指半夜的時候。末四句與前章同樣的講法。

第三章是男子的心理。適合的纏綿，好像束楚的纏綿一樣。三星在戶，是指半夜的時候。末四句與前章同樣講法。

秦風一篇

蒹葭

蒹葭蒼蒼。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！賦也

蒹葭淒淒，白露未晞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躋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！賦也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！賦也

【註】蒹葭（兼）〔加〕——蘆葦。遡洄（溯）〔回〕——逆流而上。遡游——順流而下。晞（希）

一乾。淵—水草之交。廣—隨行。坳—小溝。采采—言其盛而有彩色。已—停止。
淡—小溝。右—不相值。

【釋】「葦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」葦葭蒼蒼的地方，白露為霜的時候；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」我所想的那人呀！在水的那一方。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」我要溯流而上去尋她呢！路又艱難又長。「溯游從之，宛在中央」我要順流而下去尋她呢！我繞一轉念，她宛然就在水中中央了！「葦葭漣漣，白露未晞」葦葭漣漣的地方，白露未晞的時候；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」我所想的那人呀！在水的邊上。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躄」我要溯流而上去尋他呢！道路阻隔而又難到。「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坳」我要順流而下去尋她呢！我繞一轉念，她宛然就像在水中的溝上了。

「葦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」葦葭采采的地方，白露未已的時候；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」我所

想的那人呀！在水的邊上。「還溯從之，道阻且右。」我要溯流而上去尋她呢！道路阻隔而恐不相值。「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」我要順流而下去尋她呢！我繞一轉念，她宛然就像在水中的渚上了！

【解】此詩是男子思念他的愛人時所作。他在水邊想了一個早晨。

第一章：白露爲霜，是天將曉時。蒹葭蒼蒼，是指蒹葭得白露的滋潤，而我不得見伊人。

第二章：白露未晞，是天曉的時候。蒹葭漣漣，是指蒹葭因白露將乾，好像有漣漣之色。我不見伊人，所以心中覺得酸楚了。

第三章：白露未已，是在天已曉的時候。白露乾而未已。蒹葭可採，而伊人不可遇。末二句雖是寫出想念之極，心中想像，幻成現實的情形。

原书空白页

陳風二篇

東門之池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麻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歌。興也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紉。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。興也。

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管。彼美淑女，可與晤言。興也。

【註】漚——漬浸。麻——一種一絲的麻。紉——蓋一蓋的麻。管——做成的長麻索。

【釋】「東門之池，可以漚麻。」東門的池子，可以去洗麻。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歌。」那個美貌女子，
可以和她唱歌。

「東門之池，可以漚紉。」東門的池子，可以去洗紉。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語。」那個美貌女子，

可以同她說話。

「東門之池，可以沤菅。」東門的池子，可以去洗管。「彼美淑姬，可與晤言。」那個美貌女子，可以同她細談。

【解】此詩是寫一個男子，正在開始思慕一個女子的時候的心理。

第一章：此種心理的第一步。麻尙未成纒，不過在一羣人中，可以和她接近囁語而已。

第二章：此種心理的第二步。紐是已繆成纒，二人可以直接談話。

第三章：此種心理的第三步。菅已成一物件，就像思慕已經達到目的，可把晤細談了。

東門之楊

東門之楊，其葉祥祥，昏以爲期，明星煌煌。與也。
東門之楊，其葉肺肺，昏以爲期，明星皙皙。與也。

【註】祥祥（蘇）——樹葉茂盛的樣子。煌煌（皇）——光明。肺肺（備）——茂盛的樣子。皙

皙——光明。

【譯】「東門之楊，其葉祥祥。」東門那株枝葉茂盛的楊柳樹下：「昏以爲期，明星煌煌。」本來是約定黃昏的時候來的，現在已經是明星煌煌了。

「東門之楊，其葉肺肺。」東門那株枝葉茂盛的楊柳樹下：「昏以爲期，明星皙皙。」本來是約定黃昏的時候來的，現在已經是明星皙皙了。

【解】此時是男女有所期會，屆期有一個人買約不來，一個人眼看著已經明星煌煌皙皙，非驚心

。

第一章第二章同義。就像現在的人，等人不來，時時拿鏡出來看，眼看短針從七點移到八點的一樣，所以用明星煌煌暫暫。煌煌是星發光，暫暫是星光漸暗，夜漸深了。